

米小的色黃金

著 濤 田



行 發 店 書 國 建

長篇小說

黃金色的小米

田濤著

上海建國書店發行

★ 集 新 藝 文 ★

金黃色的小米

著 者 田 濤

發行人 唐 秉 彝

發行所

總店上海四馬路山
西路怡益里七號
建國書店
分店重慶林森路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每冊 元

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滬初版

總 1 - 1000

初夏，在北方的天氣是古怪多變的，晴朗得似藍玉一般的碧空中，會遊飄着棉花朵形的白雲，當它們一下子鋪展過來，那銅錢大小的雨點便嘩嘩啦啦落一陣，像大自然的一片歌音，隨着路旁古柳枝條的嘆息，風與雲都過去了。田野裏被犁翻成溝渠的肥土，就又被太陽晒得灰黃閃光，裂着那不成形的呆板的面孔了。如今正是插紅薯秧子的時節，紅薯，在北方貧寒的農家們，是過冬的大宗糧品。所以每當這麥季快要到來的時候，各家的人們忙碌的工作，便是伏在那被太陽蒸晒燥熱的土地上，澆水，插紅薯秧子，還要把插過秧子的泥水坑用手掌扶平，這是一種很麻煩的工作。

全雲慶的一家姑娘老小，也都拚活拚死的匍匐在熱燙土地裏，受着爆日的蒸烤，澆水插紅薯秧。長長的領水溝，由另外一塊田地裏奔流過來，翻着昏橙橙的微浪，儼似一帶小溪一般，在太陽下閃着光。引水溝拐了幾個灣子，流到頂頭，便受着那兩個瓜瓢的侵襲了。掌瓢子的是春絮和成湘兩個女孩兒，她倆每個人佔領了水溝子的一邊，一面從水溝子裏挖着水往土埂上的坑子澆着，一面在談着話。成湘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，生得一頭烏髮，結一根長穗大辮子，一對黑亮水溜的大眼睛，臉皮子又白又嫩，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兒，偏巧從小兒喪了娘，父親又是個不成材的賭徒，把他們一份家產賠光了，可憐的成湘便只好跟了伯父一家人過日子。

『你爹若是好生兒過，你們的日子比我們還容易長進的多。你家裏只有你爹，你哥哥，你們三口人，吃食穿衣，比着我們省下多了。』春絮說。

『我爹要是那麼成器，我又怎麼會累着你們呢？』成湘說着，眼睛裏有些酸溜溜的，嘆一口氣，

說：「我伯伯真是會過日子的人，會省會細，你們人口雖多，還是年年添地呢。唉！……」

成湘說到這裏，兩顆忍不住的淚珠已經撲簌簌滴下土去了。她把拖下肩頭的辮子撩上背去，又是下一下的用瓢子從泥水溝裏挖着水，往土埂上的坑兒裏澆，但是她的心早已飛到她死去的母親身上去了。她想，假如她的母親若是活着，父親賭錢的壞習慣也許好些，至少是不會弄到目前的窘狀，弄到她的哥哥去舅父家幫工，她到伯父家裏寄養，她那不成器的父親呢？也只好出去給人家做長工了。她越

想，心裏越難受，鼻子和眼睛更覺得發酸，眼淚滴下土去越多。

春絮忽然發現她滴眼淚，抽鼻涕，心裏也很替她難過，覺得自己談話失慎，剛才的話實在不應該說。她偷偷望了成湘一眼，說：

「其實，你住在我們家裏，還不是住在你家裏一樣？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娘養的，可是我們從小兒在一起長大，還是和親的一樣。你還是不要難過，就把我們的家當你的家吧，我的娘待你很好，把你也當親女兒一樣看呢。就說做衣服吧，給我做一件花條子褂兒，不是也給你做了一件嗎？」

「大嬌娘待我好，我都知道，這只有等我長大才能報她的恩。」成湘說着，竟抽咽起來：「這都怪我命不濟，沒有生在一個好爹爹家裏，沒有生在一個有娘的家裏。……」

兩個人談到這裏，只聽那眼快手快的二姐冬霞，手捏着秧子，嗤嗤的往坑泥裏很敏捷的插着，一會，已經把成湘背後那些水泥坑子都插完了，催促道：

「又哭什麼呀？看水溝裏的水都滿了，不快點澆，水要漲崩的呢。」

冬霞說着，已燕子般輕靈的從水溝邊跳過那邊去，嗤嗤的插着春絮背後的一些水泥坑兒了。她一隻手握着一大把紫紅葉的紅薯秧子，一隻手從那把秧子裏一根一根抽着，往泥水坑子裏壓下去，只把她的手弄得都是泥濘，有時候便往水溝裏涮一下子，便又是飛快的往泥坑裏壓秧了。

成湘用袖子拭了眼淚，這時候才發現身邊水溝裏的水漲得滿蕩蕩的幾乎平標了，禁不住哎喲了一聲，說：

『春絮姐，了不得呀，快點改畦嘴。』

春絮身體強健，像個男漢一般跳過去，從地下拾起小鐵鏟兒，把畦嘴填塞住，使水流進另一條領溝，那水一遇到出路，直似決堤的黃河般，順着乾溝一直向前奔流，那被太陽蒸晒得發熱的乾土，一遇到水，便像飢渴的動物般發出嚙嚙的飲水聲音，吹起細泡，鳴叫着。春絮改妥畦嘴，喘了一口氣，拾起瓢子來，說：

『成湘，快點把你那邊的坑兒澆完，若是等那屈死鬼一趕上來，又要給我們瞪眼睛呢。……』

『嗯，我快點澆。……』成湘說着，回頭看了一下背後用兩掌扶泥坑的蛇仙大姐，便彎下腰去又用瓢子從水溝裏挖着。

她們所說的屈死鬼便是指的蛇仙，在這姊妹羣中，蛇仙算是頂大的，所以大家都喚她大姐。冬霞那飛快插秧子的手，可以趕得上兩個澆水的，也可以供得上兩個扶土埂的。那填坑扶埂的兩個人，除了她們稱做屈死鬼的大姐蛇仙外，還有一個頭蓋禿了半塊頂的老婦人，這老婦人便是蛇仙，冬霞，春絮的母親，成湘稱她為大孀娘的了。她雖說上了年歲，皮膚消瘦得露了骨頭，但因從幼年便在田地裏勞動，故身體還強健。她同她的大女兒蛇仙，每個人佔據了三四條壓了紅薯秧的有泥水坑的土埂子，雙膝跪在土溝裏，伸出兩張泥掌撲打着泥坑，把泥坑用土填平，雙膝慢慢往前移動。這件工作總比澆水與壓秧子繁雜得多，所以這兩個人被前面的三個人丟得足有七八丈遠。蛇仙的頭髮雖然比其他幾位妹妹都豐富，但却趕不上她們那樣黑，這也許是因她太偏勞了，工作忙得沒有時間去洗頭髮，沒有時間把頭髮裏的灰塵用篋子梳理下來，頭髮是蓬鬆的，衣服也比其他幾個妹妹破舊。由於這工作的勞累，使她變得心焦，好

生氣，每遇到一件與她心意不合的事，她往往就繃起眉頭，沒有一點快活。她的雙膝已經痛得麻木失了知覺。她停止扶泥坑，休息一下，但望見身旁不停歇的撲打土埂的年老的母親，自己便有些不忍心休息，只好仍舊鼓起體力，雙膝墊着地，依舊做起那種撲打土埂的呆板工作了。一會，她仙又停止，抬起頭來，望看前面春絮和成湘兩個逍遙自在的澆水工作，由於發生妒忌，不免眉頭又繃起來，嘆一口氣，獨自生着氣。

老婦人聽得她嘆氣，知道她太疲勞，而且她生性孤僻，不知她又發生什麼愁嘆。老婦人用袖子拭了一下黑枯額蓋上的汗珠，抬起頭來望望她仙，說：

『你疲勞吧？你歇歇去吧，這幾甕子留給我扶。』

她仙繃着眉頭，又嘆了一口氣，望着前面兩個持瓢子澆水的妹妹，說：

『娘，你看她們兩個，那像那澆水的呀？簡直是鬧着玩的，澆一會還停一停，站直起身子打眼瞌，這兩個小老婆子，懶的出奇，真都該挨脖子乖，娘，你也說說她們。』

老娘是個慈悲心腸人，對自己的孩兒們，無偏無斜，都是一樣看待的。但爲了減消一些她仙生氣，也便震響着喉嚨，長叫一聲：

『春絮兒，你跟成湘別老是談話啦，好好兒的澆水呀。』

這種話自然排解不了她仙心中的悶氣，她瞪着兩眼，站直起身子，怒視着前面兩個妹妹，突然發現長長的領溝旁邊有一汪子水閃動着，被陽光照得發亮。她仙便趁機大聲叫罵道：

『你們小老婆精兒，光顧玩，看前面的領溝崩了水呀，還不快去擋，那水都是爹爹的血汗換上來的呀。……』

春絮聽見她仙破口大罵，抬起頭果然發現領溝崩了水，一片白閃閃的水光在她前面抖蕩，她大聲喚

叫她的弟弟：

『狗繹巴子，狗繹巴子，……』

『你還叫狗繹巴子幹什麼？你還不去搗？等會兒溝裏的水都流乾了，那光巴不是你的汗血澆的水！你們都是過客呀，爹爹看見了可不搗死你們！』

『看領溝的是狗繹巴子呀，是小盛地呀，領溝走了水，怎麼累到我們？你光會欺服我們，我們澇着腰挖水，誰又長了天背眼睛，望見領溝走了水？』

春梨的性子不是馴良的，聽到蛇仙的罵聲，她忍不住跳起雙腳反駁着。她穿着一雙綠鞋，鞋子都被泥水塗染得變成黃褐顏色了。她氣得把水瓢子拋到一旁去，突然的坐下去，嘴唇抖着，滴下眼淚來。

成溜胆子小，她不是蛇仙的親系妹妹，又因是依人籬下過日子，處處便得受辱忍屈，聽見蛇仙的喊罵聲，早已飛跑上前去，也不顧她腳上的鞋襪，遲跳進泥水裏伸出兩手挖泥，堵塞領溝的崩口。那像燕子一般輕快的二姐冬霞，一向是沉默寡言，動作勤捷，看見決口的那一片水不小，心裏也有些慌，早把一把子紅薯秧子丟在一旁，情急的跳過去，兩條腿腳像旋風兒一般輕的踏進水裏，也幫助着成溜塞堵領溝的決口了。

這裏的一場吵鬧還沒平息，蛇仙看見妹妹不受她的斥責，便沉默下去。老婦人却有些火了，她從地下站起來，罵着坐在地下怠工的春梨，姐姐的話說得正經，還值得撒潑打滾的哭？即便話說錯了，也不應該鬧這種樣子呀！老婦人的嘴一嚙嚙起來，便沒了終結，最後她露起噪喉，又喚着她的兒子狗繹巴子盛地了。

『盛地，盛地，你個狗繹巴子上那兒去了？……』

盛地是他們一家人口中的寶貝根子，他們一家人都把這個兒子愛惜得似掌上珠，深恐他得病夭折，

所以有意把他放低賤，就又給他起了一個狗繮巴子小名兒。因為全家人對他一切都退讓，所以父母吩咐他幹的事，他一向不放在心上。在附近剛熟的麥田裏，被太陽蒸晒得熱烘烘的，正是蝗蟲肆意拍翅飛舞時，他聽得那螞蚱們的翅膀發出噼噹噹的響聲，怎還能耐住那顆小野心待在領溝旁邊注意決堤的事呢？他早已跑進那密叢叢的金黃麥田去撲捉飛跳的小螞蚱了。他赤裸着身子，正追撲得有興趣時，忽聽見娘的聲音喚他，他便又很快的從麥叢中跑出，繞過一片灌樹叢走來。老婦人一看見兒子跑回，精光的小身體上汗水淋漓閃光，她就又覺得這孩兒怪可憐的，叫着盛地到她跟前，小聲說：

「盛地，你到那裏去啦？這麼大熱的天，別亂跑呀，若是被迷魂鬼子迷去了呢？還是好好照顧領溝呀，你看領溝裏走了多大一片水呀！若是你爹爹看見，要打你的。可不能再亂跑啦，聽到我的話麼？」嬌養慣了的盛地，一聽到母親這話，側起頭歪着他後腦上一根小辮子，掀起小嘴唇露出不高興的表情。

蛇仙是隨順母親心意的孝女，她知道母親溺愛盛地，一向對盛地是不直接責罵的，所以蛇仙對盛地的態度自然就比較比對那幾個妹妹柔和了。她的態度如果一溫和下來，再說上幾句智情話，是很容易叫一個人順貼的，也很容易被她鼓勵起加倍的勇氣來。盛地便是最服貼她的一個人，所以她勸慰盛地時，似乎比她的母親還有效些。盛地很聽從大姐蛇仙的話。

「盛弟弟，你看娘和爹爹勞苦！」蛇仙和聲悅氣的說：「爹娘勞苦，都是爲了你呀，將來多製購一些房子地產，我們姐妹們是一點也帶不走的，你還不好好聽娘的話麼？可別跟着你秦絮姐她們學。娘喜歡你，爹也愛惜你，因爲你是爹娘一條根，爹娘就指望你學好呀，好好兒聽娘的話吧！快去照顧領溝去罷，可別去捉螞蚱啦。好弟弟。……」

蛇仙說着，伸手替盛地抹了一下鼻涕。盛地聽了蛇仙的話，便跳起一雙小腿，很快的跑到領溝邊

處，用一雙小眼睛巡視領溝往前走著，向澆水的爹爹那裏去了。

全雲慶自己因貧困，無裕款在自己的田地裏開鑿水井，每當田旱地乾時，便只好借用附近田主家的水井澆水，所以那引水的領溝往往彎曲着拉長一兩里路遠，從人家田裏貫通過來，這一條引水的領溝，也不知化費了他多少血汗，才把它灌飽了，然後那水才肯往前溢去。這點冤屈，全雲慶是沒有抱怨的，他只抱怨自己沒有錢，田地少，收穫少，沒有餘糧給他變賣出一些錢來挖水井，便只好自己勞力了。任憑太陽怎樣毒烈，他都能忍耐，至於風吹雨打，在他的身體是更感到平常了。他從下生以來，便生活在大自然的胸懷中，由於他從幼年養成勤勞的習慣，每日呼吸着曠野裏的新鮮空氣，因此他的身體很強健。水井台子旁邊，有一棵枝葉茂密的柳樹，把井台兒這附近十幾方丈的面積都遮下蔭涼，如大自然中一把涼傘。井口上放着一架轆轤，全雲慶赤裸着紫黑上身，粗糙的皮膚冒出汗液，那一條條的肌肉時常在他皮膚下跳動，他旋動着轆轤頭上的弓把，一罐一罐從井裏汲著水。這種枯燥單調的工作，雖然他並不感到趣味，但在他那已經被種田的呆板工作，養成了遲鈍單調的習性，也便不以為苦，他只感到當他興奮着全身的氣力擰轆轤把時，裝進他肚腹裏一滿腔的粗糠糙飯，便起着特殊的熱度，給他全身添加了不少氣力，將身體的倦勞都壓下去了，這是在他勞動中感到愉快的事。每當這種時節，他澆水的速率便加倍的快，水槽裏幾乎被他汲上的水漲滿了，水槽的出口形成一條小瀑布，那小瀑布的聲音也常常是增加他工作趣味的音樂。因此，也可常聽到他在井台上旋着轆轤唱起「梆子腔」來。

曠野裏有微風吹過，柳樹的枝葉發出嗦嗦嘆息聲。狗獾巴子順着領溝走過井台來，全雲慶望着，額蓋上攤起一層笑顴的褶紋，說：

『盛地，紅薯秧子快壓完了麼？還剩多少？』

盛地對他爹爹做了一個鬼臉說：『還多着哩！』

全雲慶把轆上來的一罐水倒下水槽裏，抬頭望望太陽的斜度，很快的用手掌往自己的頭上和背上擦幾下水，然後又把柳罐地下水井裏去，只聽那轆轆頭被水柳罐繫住的繩索墜得喀喀嘩嘩响一陣，汲水的柳罐打得井筒子下的水鏽咚一聲，發出銅音，他又一面擰轉着轆轆把子，一面笑得露出滿口黃牙，說：

『盛兒呀，叫你大姐姐來換我的班兒。』

盛地的頭上又拖着那根歪小辮，飛一般朝回跑去了。

『大姐姐，大姐姐，爹爹叫你換班去咧。』盛地精光着小身子，一面叫，一面朝他姐姐們那裏飛

跑。

那老婦人聽得盛地喊，才似乎想起來一件事似的，直眨着兩眼，對姪仙說：

『可真是，你爹爹澆了多半天了，我們都忘了去換他。』

姪仙雖然腰背痛，仍是忍耐着從地下站起來，一面洗着手，一面說：

『我去換爹爹。娘，你還是歇歇，你月子裏得了腰疼病根子，不能太疲勞的。』

姪仙說着，一面站起來用衣襟子拭水手，一面綁着眉頭向着井台子柳樹蔭涼下走超路去了。老婦人眼睛裏含着淚花望着她走去的背影，對姪仙萬分懷着憐憫的表情。她想着一羣孩子裏，再沒有姪仙懂事的了，無論澆水擰轉轆轆把子，在田裏鋤草，看畦水改泥壟子，都是爭着先兒搶着幫助爹娘去做，雖說抵擋不過一個男漢子，可也够潑辣的了。春絮雖生得結實，但計分較量，沒有姪仙這麼隨人心意。冬霞做事馬利快當，身子骨兒差了些，不能支持長久，又加那生就拿繡花針的纖細一雙手兒，拿不起鋤頭，田裏下氣力的重活是幹不了的。狗繹巴子年歲還小，更頂不上事，她這一家人算起來雖也有六七口，但都是不能做事的飯桶，她一想起來就不免又咳嗽嘆息，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了。

老婦人正在發愁，忽聽得面前冬霞叫道：

『娘，小籬兒來了。』

小籬兒是全雲慶的外甥女，喚全雲慶做舅父，喚老婦人做舅母哩。這個命運不濟的外甥女，生下不到五歲，便喪折了母親，續弦繼母剛剛娶過門去，不幸又喪折了父親。這個可憐的孤女無依無靠，又常遭受繼母毒打，惡罵，便只好投奔到外祖父家裏來住了。

冬霞的母親一抬頭，望見她外甥女噙着一雙眼睛，一口虫蝕牙露出來，搖擺着一雙大腳手，迎面走來。冬霞把紅薯秧子丟在地下，早已飛快的跳上去，薄薄的小嘴唇都笑圓了，眼皮兒打起繭，叫着：

『小籬兒，你什麼時候來的呀？』

『剛下車呀。』小籬兒也笑着，偏斜着頭說：『冬霞姐，大舅娘，你們都好吓？』

大舅娘看見了外甥女，也把剛才的一片憂愁忘到腦後去了，站起身子迎接上來，笑着說：

『小籬兒，誰趕車送你來的呀？』哎呀，我那閨女，我昨夜裏作夢還夢見你挨你後娘的打哩，可叫我想起你啦。近來你後娘還打不打你？……』

小籬兒一聽舅母提起了她的繼母，兩個眼眶兒禁不住發了紅，眼淚充滿了眼眶子。

『怎麼還有不打的？打還不叫我嚷啦！夜裏她把被子蒙住我的頭，用手擰我的皮，說我偷吃了她的梨兒。其實誰敢偷吃她的梨兒？連我哥哥也不敢偷吃她的呀！她都一筐一筐往她娘家送去。你們瞧，這是她擰的我。……』

小籬兒說着，眼淚早已撲簌簌的滴下來，把衣袖勒上去，露出她一條雪白的手臂，只見那臂膀上的皮膚露出一條一塊的紫血斑痕，這都可證明她後娘的毒手用了很大的力量，把她的皮膚擰得積住了血。老婦人看了，禁不住兩個爛眼睛也滲出淚水了，提起衣襟子趕快擦眼睛，說：

『以後你再也不要回去了，就在我們家裏住着吧。』

『我老爺說叫我跟着他吃飯。』

『嗯，那也好。若是他那裏不方便，就到我們家裏，我們家裏雖說沒有好的給你吃，粗糠爛菜還有的，還有你和這幾個姐姐們在一起，也不會悶的慌。』

這時候，在前面用瓢子挖水的春絮成湘兩位姐姐，也都把瓢子放在地下跑過來，高興的叫着：

『小籬兒來啦！……』

春絮和成湘兩位姐姐跑到她跟前，又是一陣問長問短，問她後娘打她罵她的情形，小籬兒都一一回答了，大家才又平息下去，恢復了插紅薯秧的工作。

這天中午，老婦人與冬霞回家去燒中飯，小籬兒也跟她倆回家來。只見送小籬兒的驢子車停在她們宅子的前院裏，老驢被拴在大車後面在嚼草。院子裏靜悄悄的，到處都堆着乾草垛子，秫秸豎倚在土牆頭上，形成籬笆。老婦人坐在堂屋裏抽着風車燒乾草，冬霞洗菜，切蘿蔔，下米。老婦人一面抽着風車，用棍子攪着灶堂裏的灰爐草柴，一面問着小籬兒在家裏做什麼事。

『我在家裏，整天替她看着梨樹林。這還不算，一面看着梨子，一面還要替她納鞋底子。她每天都跑去數數那樹上的梨子少了沒有，若少一個我就又要挨她的揍了。』

『我的老天爺爺，這樣的女人，死也要挨雷擊的。』老婦人用棍子攪着灶堂裏的火說：『你老爺知道這事麼？他怎麼說的？』

小籬兒走進堂屋裏，倚了房門側着頭說：

『我老爺說再也不叫我回她家門去了。』

小籬兒說完，便走進裏間屋去，看冬霞姐姐在案板上做雜麵，冬霞那烏黑豐滿的頭髮，紮一根又粗

又長的辮子，兩隻手不停的滾推着案板上的捍杖子，她那兩張瓜子形小臉蛋白中透紅，薄薄的小嘴唇顫抖着。小籬兒望着她那靈巧的兩張手，把一塊雜麵團捍得比案板還大，紙一般薄，隨後只見她拿起刀子來把那張麵葉子劃開幾條，摺起來，用刀切成棉線一般細的麵條。她那兩顆眼睛望得呆了，不禁吐出一口長氣，說：

『冬霞姐姐的手真巧呀，麵片子捍的像燈花紙那麼薄，還打死我也不會的。』
冬霞姐姐翹開小嘴唇笑了，望了一下小籬兒，嘴裏禁不住又嘻嘻一陣，說：

『幹慣了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這幹片子的事都是我做，所以就不覺得難。』冬霞眼睛也不望一下手下的麵片，刀子仍是噹噹的切着，就如鬧着玩一般，望着小籬兒，『這以後你不去，我可教會你的。』
小籬兒抿起嘴唇笑了，她那寬臉蛋子緋紅，嘴唇抿起來很像一張失落了牙的老婆兒嘴，眯起來的一雙眼睛只望着冬霞姐姐手裏跳躍的刀，與被切開的那一疊一疊纖細的雜麵條。

外甥女小籬兒的到來，給全雲慶這個貧寒憂鬱的小家庭，添來不少生趣。雖說小籬兒不在全雲慶家裏吃飯，但仍是過來幫助他們下田澆水，改畦嘴，擦領水溝的阻泥。小籬兒因從小喪失母親，沒有人管束她纏腳，又被她後母罰過苦力，所以那兩隻手脚特別發達，什麼男漢的粗活她都可以幹得來。她雖較比這裏的姐姐們年紀都小，但力氣與身量都比她們大，只拿她一條粗壯得似小牛一般的身腰來說，她這幾個表姐們誰都趕不上她。正因她身體健強，在田裏做活多，綉房中的針綫活便趕不上她的表姐們了。她的頭髮又稀又薄，結成一根鵲雀尾巴似的小辮子，臉色黑黑的，皮膚被太陽晒得像男人的一般粗糙，穿一身花條子衣服，一雙大紫鞋，走路的姿態更不美觀。但全雲慶却很喜歡這個結實的外甥女，因為她助替他幾乎一半的勞工，較比他自己的女兒能幹得多了。

翌日，是個陰雨霏微的天兒，大地上那乾燥悶蒸的空氣消散了，烈日被暗雲遮住，氣候立刻變得陰涼，地下泥濕汗滑的。這是全雲慶的好運氣，他不必再從水井裏一罐一罐的澆水，只把紅薯秧子往那雨淋濕的坑渦中用手指頭壓下去，把堤埂上的坑渦用手摸平，就完了。這一日，在微雨淋漓中，一家人特別緊張起來。這幾個姐妹們，每個人頭上頂了一塊破藤包片子，連背一齊蓄住，有的插秧子，有的撲泥土坑。小籬兒也過來幫忙，她脫光了兩隻腳，踏在泥裏，頭頂上只蒙了一塊布巾，很快的追隨在後面撲泥，一會，她全身的衣服都被雨淋濕透了，還是不停的工作。

老婦人却喚起氣來了，她抬起了那張纏摺多愁的紫黑臉，跪在地下的雙膝都是泥濘，她呻吟着說：「哎喲，好腰疼，我生盛地得了這個病根子，見不着的風雨潮濕，一受到陰涼，它就疼得像斷了一

般。……』

在她身邊插秧子的姥仙，聽見母親的呻吟聲，便站起身子，露着一副同情的臉色，望着母親說：

『娘，你歇歇去吧，到大柳樹下去避避雨吧。這裏這麼些人，一會就壓完的。』

『不，不要緊的。哎喲，……一會疼過去就好的。……』

老婦人衣服上滾滿了泥，像一個從高空中摔下來的殘廢者，她那兩隻纏死的腳站都站不起來了，最後便坐在雨濕的泥濘裏，仍是呻吟着，但是兩手又伸出去，撲她身體近旁的土埂上已經插了秧子的泥坑。

空中的暗雲更低了，突然一陣驟雨，嘩嘩啦啦打下來，雨點又大又密，一陣子過去，四週空闊的大野裏都瀰漫着煙氣，那每條土溝裏立刻都積存起水，在冒着細泡。每個人的衣服鞋襪都被雨淋濕了。已經插在埂兒上的紅薯秧子，經過雨水的淋洒，都豎直起莖子，葉兒也挺起來了。四處的麥叢，初出的高粱苗，荳稈子，都與低雲連接着，大地上一切都彷彿被雲氣掩蓋了。

一會，這陣低沉的烏雲溜過去，細雨依舊復原，但是匍匐在這片田溝裏插秧子的人們，衣服被淋得都像水鷄一般，只有盛地和金慶慶父子兩，因頭上戴着斗笠，身體似乎沒有受到雨淋。但是精光着身子的盛地這個孩子，怎經得住煩擾寒氣的侵襲，早已挺直了小身子，兩手攢在一起，喊叫着好冷了。

『好冷，穿衣服去。』金慶慶眨起了眼睛，不耐煩的叫着。

盛地雖然不害怕別的人，但對父親的嚴肅態度，和他那可怕的聲調，都覺得他是個不能隨便就說笑的人。在工作中一有金慶慶這個沉默板滯的人參加，空氣中便沒有一個敢談話說笑了，每個人都感到沉悶無趣。姥仙担心父親在性情發作時，會打盛地，母親又要因此生氣，病便增加，她斜着眼睛對弟弟盛地使個眼色，小聲說：

「爹爹叫你去穿衣服，你快去吧，衣服在井台子上，柳罐扣着呢。」

盛地頂着一個大草帽，悄悄的向井台子那裏溜去了。

姹仙聽得母親仍在呻吟不已，担心着母親身體的健康，又回過頭來對母親說：

「娘。這會子天氣涼啦，你腰疼，若再受了寒氣，會更厲害，你回家去歇歇吧。」

老婦人全身的衣服都弄上泥濘，頭頂上的破蓆袋濕透了，實在忍受不住雨後涼氣的侵襲，聽了姹仙的話，便扯起背後濕透的蓆袋片揩了揩手掌上的泥，挺起顫抖的身子準備回家去了。臨走時，又回過頭對全雲慶說：

「今兒若壓不完，就等明兒再壓，別把孩子們都累病了。」

全雲慶在這樣壓紅薯秧的好時運，怎能輕易放過？一向他就有一種工作不做完不肯罷休的脾氣，老婆子的呻吟，早已惹得他心裏有些厭煩了，聽她又來阻礙他的工作，更有些使他動火，他像一隻野獸一般狂叫道：

「你走你的，別管這些！」

說完這句話，全雲慶的臉上立刻繃緊起許多橫肉，臉孔拉得長長的，不看她一眼，又低下頭去用泥手摸着土埂。

老婦人受到全雲慶的吠叫，心裏自然更加沉重，忍受着一口氣，慢慢向地頭的大車路上走去，呻吟聲漸漸消失在遠處了。

細雨照舊飛飄着，天空被陰暗的雲氣所蒙遮，曠野都是泥濕的，植物們受着雨水的滋潤，都挺直了葉子迎風飄抖，路旁的古柳發出噁噁聲。從剛才老婦人與全雲慶一片嘈吵的情景，更使仆在泥田裏插秧扶埂的姐妹們感受到壓迫和沉悶，除了手掌拍打泥土，秧子被手指壓下泥坑去，便是這單調不變的細雨